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〇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正解三十三卷

〔清〕姜文燦 吳荃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深柳堂刻本

.....

詩經正解三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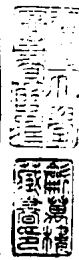
〔清〕姜文燦 吳荃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深柳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正解

三十卷》提要

詩經正解序



四書正解既行諸子復相與分門撰義定著爲諸經正解惟禮經無專家則余將有事焉而姜子我英之詩解先成屬余爲之序蓋詩解難言之矣吾嘗私論之諸經可解詩春秋不可解也以詩論之雅頌可解國風不可解也正風正雅

過序

可解變風變雅不可解也
賦可解比興不可解也夫
人以其幽深要眇之思而
寄之於山川草木蟲魚之
變以其怨悱孤憤之感而
藏之於主文譎諫之中或
美焉或刺焉或哀焉或樂
焉而其所以美刺哀樂者
不可知也猶之或日焉或
月焉或名焉或字焉而其

所以日月名字者不可知
也自孔子刪詩則固有闕
逸又經秦火之後老師宿
儒區區掇拾而其篇章貿
亂時代失倫其人其事皆
已無可考信七十子之中
惟商與賜善言詩今世所
傳猶有端木氏詩傳及卜
子詩序大毛公受之然今
以傳序較其不合者固已

多矣何況齊魯毛韓各爲其說者乎三家旣廢獨毛鄭列于學宮後千年而紫陽之傳出頗有牴牾然如馬貴與之徒伸毛詘朱者亦未有定論由此言之詩可解乎不可解乎是故局于時非解也拘于事非解也泥于詞非解也善乎子輿氏之言也曰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善解詩者也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故其爲詩清淡閒遠有不盡之趣彼以不求甚解解詩得其解矣我英之爲是編也先之傳序以導洙泗之源流次宗紫陽以定舉業之杓指而古今儒先訓詁分條別波亦往往不廢蓋

漢世集諸儒講五經同異
異者黜之獨謂詩者宜於
兼存同異以附于古人斷
章取義之思故曰靜女之
三章取彤琕焉七子從君
過序六
子太叔獨賦蔓草詩固有
一定之解耶夫不定一解
以爲解者乃詩解之正也
記稱詩之失愚所謂愚者
正以其固陋膠執而不能

旁通曲鬯之謂也姜子深
于詩者吾是以有言

康熙甲子二月長洲竹塘

過於飛序



過序七

凡例

一本講悉依朱傳是謂正解雖各家講本剖析精詳非無新奇可喜之論然與註不合則爲別解不敢妄爲採輯間有所取亦姑置之圈外示學者所宗在彼不在此也

一 通詩有通詩之旨各章有各章之旨通詩之旨則總一篇之意而釋之謂之全旨各章之旨則析各章之意而釋之謂之析講全旨一遵紫陽詩柄不

凡例一

敢矛盾而于析講則必句疏字解發與剖疑使讀者不涉疑團而詩之義蘊亦無不彰明較著且于析講之前列以合泰合泰者合諸家之解釋而參以己意者也于是有總領有過遞有收繳悉依詩人風韻音响順文成章三者具備如入荒林而啓蒙翳讀者庶一見朗然矣

一 六經惟詩難解自紫陽註定舉業者咸宗之然漢唐以來多依小序卽朱傳亦間遵其說茲特與端

木氏詩傳並列于首雖非撝觚家斗杓亦說詩者之津梁也

一 考証論列有合于朱傳可取以相觀者有不合朱傳足以補朱傳之缺悞者有旁解餘意可爲說詩之資者全旨析講中不敢多入則置之章脚云

一 制義時論剖析字句論斷人事最多發明是書或錄其全篇或採其數語非敢濫登期于廣義云爾

一 毛詩講義如林何所通從茲書一以江晉雲先生

凡例二

之衍義爲主泰之衆說附以臆見折衷去取之間畧盡苦心矣

一 詩中賦比興其體不同如一章之中有全是比者有一二句比下便說正意者有正興反興或興至兩句或興至四句六句八句者諸講非不詳明惟楊顧說約審辨不遺餘力是書多採之

一 詩之體格音韻句法字法等類說約論之最詳以其有裨于作詩之義故間取一二云

先輩云解經經亡未嘗不有慨于斯焉大抵詩人作詩本于吟咏性情初無艱深莫測之旨是書之解不淺不深期于合詩人之性情而止若探微測渺故爲穿鑿則吾豈敢

一詳解論斷引証諸項總以明經非隻語片言所能盡也故寧繁無簡寧詳無畧非徒有裨舉業其于詩家亦未必無小補云

一茲書不特解釋經文已也凡說詩之法讀詩之訣

凡例三

四始六義之說大小序之辨詩樂之論字韻之異體畫之疑寫經之詁朱註援引解說之誤以及若篇目若歌訣若類題辨異諸刻俱學者所宜究心雖不及盡登並採其要錄之列於卷首焉

一天文地理時令服飾器用之屬與夫諸國世次作詩時世俱各爲一圖人物則各爲一類俱係參考諸書採錄以廣多識

一諸儒之說不拘世次先後一以解經爲序有書郡

號者有直書某氏者若參以鄙見融會而出則不復註姓氏矣

一是書起自己未之春成于癸亥之冬不特諸家講本翻閱無遺卽六經子史以及時令天文山川疆域祀典食貨服飾器用宮室人物之類見之他書者靡不旁搜博考目營手給孜孜矻矻五年于茲錄成數本爲子弟及門課業予友葛子東之賀子天山輩最後振鷺過夫子謬加許可携而質之海

凡例四

內名賢頗無非刺者于是坊友童仲旭諸人堅索付梓非予初意也或藉是就正有道知必有以教我

一吳子孫右之登賢書也雖由尙書然能經風所肄習說詩最深茲編討論潤色功非淺鮮孫右不自居功而列予名于右然孫右先有四書正解行世茲書仍用其名卽專謂吳子之書也可

一是書既出之後嗣有過夫子禮記正解孫右尙書

正解丁子柯亭易經正解賀子唯一張子民任春
秋正解相繼問世子則自問多慚將後來居上不
當郢巴之答响則奈何

丹陽姜文燦我英氏識

凡例五

○大序

詩之志之所之也。在心為言。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士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天。緯地。紀綱。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賦。二曰比。三曰興。四曰雅。五曰頌。六曰風。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辭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興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興與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廢哀刑政之詩。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後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有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詩經正解上卷

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先儒曰。先之。言及于政。以成其風。而頌之。言。

漢中培詩說

風

關雎文王之妃太姬思得淑女以充嬀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克宣文王聞太姬聞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采芣苢兒童闌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采芣苢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草蔓而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諸王主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標有梅女父擇婿之詩興也

鵲巢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廢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愆以備廢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詩經正序

深柳堂

伐柯管叔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後賦也閨宮穆穆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首皆賦也

芣苢刺霍叔也以童子儕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綠衣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君姜憂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采芣苢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秦穆南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于申申申遷洛命秦伯帥師

逐犬戎于鎬京誅追尹伯封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嬰帶田成生

采秦秀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子衿王室內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祀諸國連歲不恩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興也

嘯嘯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公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

唐棣唐王者聚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芣苢者被譏見則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無將大車周人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舊之華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賦也末興也

詩經正序

深柳堂

羊羹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其風齊襄公納衛姬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嫡師齊人刺之賦也

風雨齊桓公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葛履魏之內子儉不中禮賸者怨之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無衣唐公子孫僭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采芣苢人諷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林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鳴之水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後賦也

防有鵲巢淵治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澤陂淵治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小雅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代木菁義。照桑。皆燕賓者。而詞有重輕。故有

南山土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六月尹吉甫。南師征獫狁。史稱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稱美之。賦也。

采芣宣王。即位。乙言于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車鄰宣王。中興。士得寵。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興也。

斯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威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賦也。

青蠅厲王之世。譏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詩經正義

死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雅。厲王。流于。就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郊。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

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郁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雅。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于清廟。受新

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詳明其受命

于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奉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

雲漢。宣王。受旱。災。稱美之。賦也。

瞻卬。幽王。變衰。奴。任。奄人。尹伯奇。受亂。而作此詩。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也。

有興也。五章。六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召旻。幽王。通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譏。應。諸侯。携貳。戎狄。內侵。饑饉。困之。國人。流

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

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

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武大武。成之。歌。賦也。

春。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賦也。

肯。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

詩經正義

今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絲。末。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族。酬之樂歌。賦也。

憲。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常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

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賦也。

孔叢子

孔子請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若于周而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召南見
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水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考槃見遊世之士而
不悶也。于木末見包直之德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也。于雞鳴見古之君
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野者之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
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
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形
弓見有公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
采芣苢見君子之思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采芣苢見古之賢者世
保其祿也。于采芣苢見古之明王所以教諸侯也。

詩經正解

大

深柳堂

左傳季札論樂

卷公羊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也。猶未也。然
動而不怨。安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動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
風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
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亂。其周德之
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遠而不偏。遠而不偏。遠而不倨。
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吝。處而
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
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
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
能修之。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暢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
德。其茂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詩經正解

七

深柳堂

文中子曰。觀詩于子知無小雅。鳥乎。其周之盛乎。鳥乎。其無其
動而不怨也。

○蘇老泉詩論 語非全粹文自佳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怨和易而無怨以從事于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既萌其死生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矣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放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窮人之所不能則窮其理而適得其反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此彼既已不純用吾法將遂大素而不覺吾法既已大素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詩經正解

○朱考亭詩雅鄭不同部

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記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其於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急欲放而絕之豈其則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謂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鄭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濮上之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與祭記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間濮上之篇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淫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此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知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為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間之實而文之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詩經正解

○朱考亭詩雅鄭不同部

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記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其於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急欲放而絕之豈其則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謂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鄭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濮上之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與祭記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間濮上之篇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淫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此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知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為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間之實而文之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詩經正解

風雅頌之體不同

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以何當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以風雅頌
聖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于世吾不信也豈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
謂之頌者此直在人作詩之體矣何嘗有天子諸侯之別耶今人作詩有律有
古有歌有行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于風俗之語大槩小
夫賤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其非淺近易見其辭典麗純
厚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讀其上之功得爾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
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
左右採之芣苢采芣苢之采又曰芣苢采芣苢之采又曰芣苢采芣苢之采
既曰芣苢之采又曰芣苢之采又曰芣苢之采又曰芣苢之采又曰芣苢之采
詩經正解

王十朋策問

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其言皆感
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猶為諸
侯故得謂之風而幽詩乃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于風豈當時亦未為王乎
故謂泰雅降而幽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為諸侯及四
以諸侯為諸侯六月采芣苢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孰有大于此又以小雅
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乎六月采芣苢之采豈何以大乎
嗚呼此言之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
告神明則不得為頌也哉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茲為求助與夫振驚臣工閱
于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卿士
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雅雅漢人作聖王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
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

詩經正解

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于詩則詩之為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
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于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郊鄘衛皆衛
詩也而分屬三國豈皆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繫之泰山雅平王
而列于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于小
雅亦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于大雅宣王刺于小雅而大雅則無刺焉
王刺于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刺此雅
之不能無疑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者也周有頌矣魯僖公
耳豈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豈為而列于周之末哉此頌
之不能無疑也

